

南齐书目录

南齐书卷一	本纪第一	(1)
南齐书卷二	本纪第二	(10)
南齐书卷三	本纪第三	(14)
南齐书卷四	本纪第四	(22)
南齐书卷五	本纪第五	(24)
南齐书卷六	本纪第六	(26)
南齐书卷七	本纪第七	(30)
南齐书卷八	本纪第八	(34)
南齐书卷九	列传第一	(36)
南齐书卷十	列传第二	(38)
南齐书卷十一	列传第三	(40)
南齐书卷十二	列传第四	(47)
南齐书卷十三	列传第五	(52)
南齐书卷十四	列传第六	(57)
南齐书卷十五	列传第七	(63)
南齐书卷十六	列传第八	(70)
南齐书卷十七	列传第九	(75)
南齐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	(81)
南齐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86)
南齐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91)
南齐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93)
南齐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97)
南齐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102)
南齐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106)
南齐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110)
南齐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114)
南齐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118)
南齐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124)
南齐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128)
南齐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136)
南齐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141)
南齐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四	(145)
南齐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五	(149)
南齐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153)
南齐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	(156)
南齐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161)

南齐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165)
南齐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169)
南齐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173)
南齐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175)
南齐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三·····	(181)
南齐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四·····	(188)
南齐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五·····	(191)
南齐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六·····	(199)
南齐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203)
南齐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206)
南齐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213)
南齐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	(217)

南齐书卷一

本纪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鄼延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动闾，闾生济阴太守闾，闾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达，达生孝廉休，休生广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即丘令俊，俊生辅国参军乐子，宋升明二年九月赠太常，生皇考。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皇考讳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宗人丹阳尹蕃之、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见知重。初为建威府参军，义熙中，蜀贼譙纵初平，皇考迁扬武将军、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于绥抚。

元嘉初，徙为威烈将军、济南太守。七年，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虏乘胜破青州诸郡国，别帅安平公乙旌眷寇济南，皇考率数百人拒战，退之。虏众大集，皇考使僮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皇考固谏不从，思话失据遁走。明年，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于寿张转战班师，滑台陷没，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书与都督长沙王义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干后，今拟为兖州，□□檀征南详之。”皇考与道济无素故，事遂寝。迁辅国镇北中兵参军、员外郎。

十年，萧思话为梁州刺史，皇考为其横野府司马、汉中太守。氐帅杨难当寇汉川，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思话至襄阳不进，皇考轻军前行，攻氐伪魏兴太守薛健于黄金山，克之。黄金山，张鲁旧城，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健既溃散，皇考即据之。氐伪梁、秦二州刺史赵温先据州城，闻皇考至，退据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营营，皇考引军与对垒，相去二里。健与伪冯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战，皇考大破之，健等闭营自守不敢出，思话继至，贼乃稍退。皇考进至峨公山，为左卫将军、沙州刺史吕平大众所围积日，建武将军萧汪之、平西督护段虬等至，表里奋击，大破之，难当又遣息和领步骑万余人，夹汉水两岸，授赵温，攻逼皇考。相拒四十余日。贼皆衣犀甲，刀箭不能伤。皇考命军中断梁数尺，以大斧捶其后，贼不能当，乃焚营退。皇考追至南城，众军自后而进，连战皆捷，梁州平。诏曰：“承之禀命先驱，蒙险深入，全军屡克，奋其忠果，可龙骧将军。”随府转宁朔司马，太守如故。

入为太子屯骑校尉。文帝以平氐之劳，青州缺，将欲授用，彭城王义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南泰山太守，封晋兴县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户。迁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四年殁，年六十四。梁士民思之，于峨公山立庙祭祀。升明二年，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镇豫章，皇考领兵防守，太祖舍业南行。十九年，竟陵蛮动，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西北蛮。二十一年，伐索虏，至丘墟山，并破之。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河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初为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七年，索虏围汝献戍主陈亮，台遣宁朔将军臧质、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节度。闻虏主拓跋焘向彭城，质等回军救援，至盱眙，太祖与质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步骑数千前驱，焘已滞过淮，卒相遇于芜山下，合战败绩，缘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没。太祖还就质固守，为虏所攻围，甚危急，事宁，还京师。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晋隆安中没属氐，武兴西北有兰牟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击二垒，皆破之。遂从谷口入关，未至长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太祖攻谈堤城，拔之，虏伪河间公奔走。虏救兵至，太祖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还南郑。袭爵晋兴县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太宰，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阳王抚军参军、建康令。新安王子鸾有盛宠，简选僚佐，为北军中郎中兵参军。陈太后忧，起为武烈将军，复为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后军将军。值明帝立，为右军将军。

时四方反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辅国将军，率众东讨。至晋陵，与贼前鋒将程捍、孙曇瑱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分军定诸县，晋陵太守袁粲弃城走，东境诸城相继奔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从子索儿寇淮阴，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孙又降，微太祖讨之。时太祖平东贼还，又将南讨，出次新亭，前军已发，而索儿自睢陵渡淮，马步万余人，击杀台军主孙耿，纵兵逼前军张永营，告急。明帝闻贼渡，遣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儿向钟离，水道宁朔将军王宽据盱眙，遏其归路。索儿击破台军主高道庆，走之于石鳖，将西归。王宽与军主任农夫先据白鹤洞，张永遣太祖驰督宽，索儿东要击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结阵，直入宽垒，索儿望见不敢发。经数日，索儿引军顿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骑还云贼至，太祖乃顿军引管，分两马军夹营外以待之。俄顷，贼马步奄至，又推火车数道攻城。相持移日，乃出轻兵攻贼西，使马军夹击其后，贼众大败，追获其器械。进屯石梁湖北。索儿夜遣千人来斫营，营中惊，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动，须臾贼散。太祖议欲于石梁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断贼走路，索儿果来争之，太祖率军击破之，贼马自相践踏死。索儿走向钟离，太祖追至黟鰲而还。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邑六百户。

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桥道入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明帝遣太祖领三千人讨之。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陋，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

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初，明帝遣张永、沈攸之以众喻降薛安都，谓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讨，卿意以为何如？太祖对曰：“安都才识不足，狡猾有余。若长轡缓御，则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将惧而为计，恐非国之利也。”帝曰：“众军猛锐，何往不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见兵至，果引索虏，永等败于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

泰始三年，沈攸之、吴喜北败于睢口，诸城戍大小悉奔归，虏遂“进”至淮北，围角城，戍主贾法度力弱不敌，诸将劝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许，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淮规中，遥射城外虏，弩一发数百箭俱去，虏骑相引避之，乃命进战，城围即解。迁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持节、假冠军、督北讨如故。五年，进督兖、青、冀三州。六年，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不拜。复授冠军将军，留本任。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间流言，云“萧道成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军破釜，自持银壶酒封赐太祖。太祖戎衣出门迎，即酌饮之。喜还，帝意乃悦。七年，徵还京师，部下劝勿就征，太祖曰：“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计，何关伦族。惟应速发，事缓必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时世祖以功当别封县，太祖以一门二封，固辞不受，诏许之。加邑二百户。

明帝崩，遗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劭、共掌机事。又别领东北选事。寻解卫尉，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

明帝诛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及苍梧王立，更有窥觊之望，密与左右阉人于后堂习驰马，招聚亡命。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收略官民，数日便办，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舫。大雷戍主杜道欣、鹊头戍主刘盼期告变，朝廷惶骇。太祖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劭仆射刘秉、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太祖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官掖、东府、石头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鋒；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并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显间，右卫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顿南州。”太祖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以欲死报国耳，常日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顾谓刘劭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

治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烧其船舰，死伤甚众。贼步上新林，太祖驰使报刘劭，急开大小桁，拔淮中船舫，悉渡北岸。

休范乘舟率众至埭南，上遣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骑出埭对阵。休范分

兵攻垒东，短兵接战，自巳至午，众皆失色。太祖曰：“贼虽多而乱，寻破也。”杨运长领三千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故贼不得逼城。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太祖遣队主陈灵宝送首还台，灵宝路中遇贼军，埋首道侧。台军不见休范首，愈疑惧。贼众亦不知休范已死，别率杜黑蠡急攻垒东，司空主簿萧惠朗数百人突入东门，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门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马，率数百人出战，贼皆推楯而前，相去数丈，分兵横射，太祖引满将发，左右将戴仲绪举楯捍之，箭应手矢羽，伤百余人，贼死战不能当，乃却。众军复得保城，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太祖秉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此者数四。

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刘勰欲开桁，王道隆不从，勰及道隆并战没。初，勰高尚其意，托造园宅，名为“东山”，颇忽世务。太祖谓之曰：“将军以顾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几，诸王并幼冲，上流声议，遐迩所闻，此是将军艰难之日，而将军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虽悔“何”追。勰竟不纳。

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籍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败矣！”太祖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济淮，间道从承明门入卫宫阙。

休范既死，典籍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惧也。”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宣阳门诸贼，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

太祖与袁粲、褚渊、刘秉引咎解职，不许，迁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进爵为公，增邑二千户。太祖欲分其功，请益祭等户，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泰时有太后、濮侯、泾阳、高陵君，称为“四贵”，至是乃复有焉。四年，加太祖尚书左仆射，本官如故。

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朝野归心。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布款诚于太祖，太祖拒而不纳。七月，羽林监袁粲奔景素，便举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众军北讨，事平乃还。

太祖威名既重，苍梧王深相猜忌，几加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今若害之，后谁复为汝著力者？”乃止。

太祖密谋废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单马先走，羽仪禁卫随后追之，于堤塘相蹈藉，左右张弓儿马坠湖，帝怒，取马置光明亭前，自驰骑刺杀之，因共屠割，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又于蛮风赌跳。际夕乃还仁寿殿东阿毡屋中寝。语左右杨玉夫：“伺织女度，报我。”时杀害无常，入怀危惧。玉夫与其党陈率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称敕，使廂下奏伎，因将首出与王敬则，敬则送太祖。太祖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殿内惊怖，既知苍梧王死，咸称万岁。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

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树下，召四贵集议。太祖谓刘秉曰：“丹阳国家重戚，今日之

事，属有所归，”秉让不当。太祖次让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顺帝。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镇东府，与袁粲、褚渊、刘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太祖固辞上台，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初，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太祖于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欢好，以长女义兴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为郢州，值明帝晚运，阴有异图。自郢州迁为荆州，聚敛兵力，将吏逃亡，辄讨质部伍。养马至二千余匹，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廩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讨四山蛮，装治战舰数百艘，沈之灵溪里，钱帛器械巨积，朝廷畏之。高道庆家在华容，假还过江陵，道庆素便马，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台马架，道庆架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刀架，道庆驰马而出。还都，说攸之反状，请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济，太祖又保持不许。太祖既度立，遣攸之于司徒左长史元瑱苍梧王诸虐害器物示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太祖书推功。

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柄档角，云是明帝与己约誓。十二月，遂举兵。其妻崔氏、许氏谏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攸之指柄档角示之，称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师恐惧。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诸将西讨，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

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少有胆力，以父潜名宦不达，欲以将途自奋。每抗力曰：“龙渊、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诫之曰：“阿答，汝灭我门户！”蕴曰：“答与童乌贵贱觉异。”童乌，景文子幼小字；答，蕴小字也。蕴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一月，日与攸之密相交构。时攸之未便举兵，蕴乃下达郢州。世祖为郢州长史，蕴期世祖出吊，因作乱据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蕴还至东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吊，再计不行，外谋愈固。

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殿内宿卫主帥，无不协同。攸之反间初至，太祖往石头与粲谋议，粲称疾不相见。克壬申夜起兵据石头，刘秉惶怯，暗时，从丹阳郡载妇女人石头，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阳丞王逊告变，秉从弟领军璜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太祖命王敬则于宫内诛之。遣诸将攻石头，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城门已闭，官军又至，乃散。众军攻石头，斩粲，刘秉走洛榭湖，蕴逃闻场，并禽斩之。

梁任虽重，无经世之略，肆放好酒。步騫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顾，到门求通，梁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尝作五言诗云：“访迹虽中宇，循寄乃沧州”。盖其志也。

刘秉少以宗室清谨见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亡口中血出，众疑行毒害，孝武使秉从弟祗讽秉证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应尔，今日乃可一同尽，无容奉赦。”众以此称之。故为明帝所任。苍梧废，秉出集议，于路逢弟璜，璜开车迎问秉曰：“今日之事，固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璜捶胸曰：“君肉中讎有血！”

梁典藉莫嗣祖知梁谋，太祖召问嗣祖：“袁谋反，何不启闻？”嗣祖曰：“事主义无二心，虽死不敢泄也。”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太祖并赦而用之。黄回顿新亭，闻石头鼓噪，率兵来赴之，朱雀桁有成军，受节度，不听夜过，会石头已平，因称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抚之愈

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太祖屯阅武堂，弛结军旅。闰月辛丑，诏假黄钺，率大众出屯新亭中兴堂，治严筑垒。教曰：“河南称慈，谅由掩骼，广汉流仁，实存瘼朽。近表制兹营，崇沟浚壑，古城曩隧，时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剝。凭轩动怀，巡陞增枪。宜并为收改葬，并设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克，众溃，自经死，传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镇东府。二月癸未，进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太祖解骠骑，辞都督，不许，乃表送黄钺。三月己酉，增班剑为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余并如故。

辛卯，太祖诛镇北将军黄回。

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辅政，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不得以金银为箔，马乘具不得金银度，不得织成绣裙，道路不得着锦履，不得用红色为幡盖衣服，不得翦彩帛为杂花。不得以绶作杂服饰，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桎柏床、牙箱笼杂物，彩帛作屏幌，锦缘荐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漆物，不得以金银为花兽，不得辄铸金铜为像。皆须墨敕，凡七十七条。其中官及诸王服用，虽依旧例，亦请详表。

九月丙午，进位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人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辞，诏遣敦劝，乃受黄钺，辞殊礼。甲寅，给三望车。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黜百姓逋负。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旧辟召。丁卯，给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月甲辰，诏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綬，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甲寅，策相国齐公曰：

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映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纲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萧将军震威华戎，实资义烈，康国济民，于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闵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歌灵绥，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祧谁主，纒旆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鸿绪再维，闕基重造，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

乃者，袁邓构祸，实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跨蹈五霸，凭陵吴、越，浮授亏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锋鏑交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讎。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勳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汴，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塗涂炭，均人废职，边陲告警。公受命宗祧，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

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张淹迷昧，弗顺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回入，窃凯不虞。于时江服未夷，皇涂荐阻。公忠诚慷慨，在险弥亮，深识九变，妙察五色，以寡制众，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场，前师失律，王旅崩烧，洒血成川，伏尸千里。丑羯偪张，势振彭、泗，乘胜长驱，窥覲京甸，冠带之轨将溷，被发之容行及。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秽时荡，吊死抚伤，弘宣皇泽，俾我淮、肥，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兹厥后，殄狄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日老，战士无临阵之心，戎卒有怀归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风振恐，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冑，视险若夷，短兵才接，巨猾鸟散，分疆画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参禁旅，任兼军国，事同顾命。桂阳负众，轻问九鼎，裂冠毁冕，拔本塞源，入兵万乘之国，顿戟象魏之下，烈火焚于王城，飞矢集乎君屋。机变倏忽，终古莫二，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按剑凝神，则奇谋贯世，乘流指麾，则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献捷，信宿之间，宜阳底定，云雾廓清，区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难，衅起戚蕃，邛、晋、应、韩，翻为隳敌，建平失图，兴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师，义形乎色，投未逾旬，殊方宁晏。此又公之功也。苍梧肆虐，诸夏靡沸，淫刑以逞，谁则无罪，火炎崑冈，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义，近遵魏、晋之典，戮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庙清谧，九区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无质，刘秉携贰，疆土相扇，成此乱阶，丑图潜构，危机窃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公神谋内运，霜锋外举，妖载载澄，国涂悦豫。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祸，岁月滋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哀彼荆汉，独为匪民，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维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遏凶逆。驱合奸回，势过城虎，朝野忧疑，三军沮气。公秉钺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曠日同亮，明略与秋云竞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促鼓一麾，夏首宁，滥云梯未举，鲁山克定。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沮浦安流，章台顺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勤劳王室，自东徂西，靡有宁晏，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缙绅宗稷之勳，造物资始之泽，云布雾散，光被六幽，矧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桓草辟芳于郊甸，景星垂晖于清汉，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汪哉邈乎！无得而名焉。

朕闻畴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树侯伯，有国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圭显锡，姬旦兼哲，曲阜启蕃，或改玉以弘风，或胙土以宣化，礼绝常班，宠冠群辟，爰逮桓文，车服异数。惟公勋业超于先烈，而褒赏阙于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欤？静言钦叹，良有缺然。今进授相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凡十郡，封公为齐公。锡兹玄土，直以白茅，定尔邦家，用建家社。斯实尚父故蕃，世作盟主，纪纲侯甸，率由旧则。往者周、邵建国，师保兼任，毛、毕执珪，入作卿士，内外之寄，同规在昔。今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尚书监、司空、卫将军、零都县开国侯，授公相国印绶，齐公玺绂，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总百辟，秩逾三铉，职以礼移，号随事革。其以相国总百辟，去录尚书之称。迭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部督太傅太尉印绶、竟陵公印绶。其驃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秉礼弘律，仪刑区宇，遐迩一体，民无异业，

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崇修南亩，所宝惟谷，王府充实，百姓繁阜，是用锡公充裘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熔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翼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义克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厉身化下，杜渐防萌，含生食土，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御究以刑，御奸以德，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风举四维，龙鸾八表，威灵所振，异域同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明发载怀，肃恭禋祀。孝敬之重，义感灵祇，是用锡公粗纆一束，圭瓒副焉。齐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祇服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太祖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之。

丁巳，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嫠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领，亦同荡然。

宋帝诏刘公十郡之外，随宜除用。以齐国初建，给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五千匹。四月癸酉，诏进齐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梁、陈郡、颍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郡、广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节、司空、卫将军褚渊奉策授玺绶，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锡兹玄土，苴白茅，改立王社。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齐王勰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虚官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

辛卯，宋帝禅位，下诏曰：

惟德动天，玉衡所以载序，穷神知化，亿兆所以归心，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宇宙，阐扬鸿烈，大庇生民。嚬往明来，积代同轨，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溷微，昏毁相袭，景和骋悖于前，元徽肆虐于后，三光再霾，七庙将坠，璇极委驭，含识知湮，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线。静惟此素，夕惕疚心。

相国齐王，天诞睿圣，河岳炳灵，拯倾拯危，澄氛静乱，匡济艰难，功均造物，宏谋霜照，秘算云回，旌旆所临，一麾必捷，英风所拂，无思不偃，表裏清夷，遐迩宁谧。既而光启宪章，弘宣礼教，奸宄之类，踣隆威而隔情，慕善之俦，仰徽猷而增厉。道近于重华，勋超乎文命，荡荡乎无得而称焉。是以辨发左衽之首，款关请吏，木衣卉服之长，航海来庭，岂惟肃慎献桔，越裳荐馨而已哉。故四夷献宅，六府克和，川陆效珍，祚祥麟集，卿烟玉露，旦夕扬藻，嘉德之英，晷刻呈茂。革运斯炳，代终弥亮，鱼虞握枢，允归明哲，固以狱讼去未，讴歌适齐。

昔金政既沦，水德绵构，天之历数，皎焉攸微。朕虽寡昧，暗于大道，瞽矇隆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遗则，人神至愿乎？便逊位别宫，敬禅子齐，一依唐虞、魏晋故事。是日宋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壬辰，策命齐王曰：

伊太古初陈，万物纷纭，开耀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取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戏、五龙之辰，靡得而详焉。自轩黄以降，坟素所纪，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诱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务，怀生载悖，灵祇效祉，遗风余烈，光被

无垠。汉魏因循，弗敢失坠，爰逮晋氏，亦遵前仪。惟我祖宗英睿，勋格幽显，从天人而齐七政，凝至德而抚四维。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日蚀星陨，山川沦竭。

惟王圣哲渊明，荣镜宝宙，体望日之威，资就云之泽，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仁育群生，义征不逮，国涂荐阻，弘五虑而义宁，皇绪将湮，秉六术以匡济。及至权臣内侮，褫屏陵上，兵革云翔，万邦震骇，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遐迩清夷，表里肃穆。揖珥戈而事黼黻，委旌门而恭简儒，声化远洎，荒服无尘，殊类同规，华戎一揆。是以五光来仪于轩庭，九穗含芳于郊牧。象纬昭澈，布新之符已显，图讎彪炳，受终之义既彰。灵祇乃眷，兆民引领。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所以仰鉴玄清，俯察群望，敬祥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因穷，天祿永终。于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望。命司表而谒苍昊，奏《云门》而升圆丘，时膺大礼，永保洪业，岂不盛欤！

再命玺书曰：

皇帝敬问相国齐王。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朕虽暗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袭，暑景之恒度，春秋递运，时岁之常序。求诸天数，犹且隆替，矧伊在人，能无终谢。是故励华弘风于上叶，汉魏垂式于后昆。

昔我高祖，钦明文思，振民育德，皇灵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难，奸宄实繁，促敷育闻，元戎旦警，亿兆夷人，启处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万方，神鼎将迁，宝策无主，实赖英圣，匡济艰危。惟王体天则地，舍弘光大，明并日月，惠均云雨。国步斯梗，则棧威外发，王猷不造，则渊谟内昭。重构闕、吴，再宁淮、济，静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旧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宠臣裂冠，则裁以庙略，荆汉反噬，则震以雷霆。懿旃所临，风行草靡，神算所指，龙举云属。诸夏廓清，戎翟思归，兴文偃武，阐扬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礼乐之场，抚柔黔首，咸跻仁寿之域。自霜露所坠，星辰所经，正朔不通，人迹罕至者，莫不逾山越海，北面称蕃，款关重译，修其职责。是以祚祥发采，左史载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审其度，风书表肆类之运，龙图显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义，在事必彰。《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神祇之眷如彼，苍生之愿如此。笙管变声，钟石改调。朕所以拥璇持衡，倾仁明哲。

昔金德既沦，而传祚于我有宋，历数告终，实在兹日，亦以德而传于齐，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零都县侯谢，兼太尉、守尚书令僧虔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时登元后，宠绥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

太祖三辞，末帝王公以下固请。兼太史令、著作匠陈文建奏符命曰：“六，亢位也。后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验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职任，备陈管穴。伏愿顺天时，应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请。尚书右仆射王俭奏，被末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舆驾受禅，撰立仪注。”太祖乃许焉。

史臣曰：案《太一九宫占》推汉高五年，太一在四宫，主人与客俱得吉，计先举事者胜，

是岁高祖破楚。晋元兴二年，太一在七宫，太一为帝，天目为辅佐，迫胁太一，是年安帝为桓玄所逼出宫，大将在一宫，参相在三宫，格太一。经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为，安居之世，不利举动。元兴三年，太一在七宫，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宫，不利有为，徐、傅废晋阳王。七年，太一在八宫，关囚恶岁，大小将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伐，初胜后败，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宫，客主俱不利，是岁氏杨难当寇梁、益，来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将皆见关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克百顷，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宫，为大小将奄击之，其年景和废。二年，太一在三宫，不利先起，主人胜，其年晋安王子勋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宫，先起败，是岁桂阳王休范反，并伏诛。四年，太一在七宫，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败。升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为客，安居之世，举事为客人，应发为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诛。是岁太一在杜门，临八宫，宋帝禅位，不利为客，安居之世，举事为客人，禅代之应也。

南齐书卷二

本纪第二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鉴乾序，钦若明命，以命于道成。夫启自生民，树以司牧，所以闡极则天，开元创物，肆兹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终上代，粤自汉、魏，揖让中叶，咸炳谏典，载在方册。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实赖道成匡拯之功，以弘济于厥艰。大造颠坠，再构区宇，宣礼明刑，缔仁结义。曷纬凝象，川岳表灵，诞惟天人，罔弗和会。乃仰协归运，景属与能，用集大命于兹。辞德非嗣，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献，至于百戎，金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违，人神无托，不可以旷主”。畏天之威，敢不祗从鸿历。敬简元辰，虔奉皇符，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万国。惟明灵是赖！”

礼毕，大驾还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德更绍，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质文，时或因革，其资元膺历，经道振民，固以异术同揆，殊流共贯者矣。朕以寡昧，属值艰季，肆推勤之诚，藉乐治之数，贤能悉心，士民致力，用获拯溺危，匡一匡天下。业未参古，功殆俾昔。宋氏以陵夷有微。历数攸及，思弘乐推，永鉴崇替，爰集天禄于朕躬。惟志菲薄，辞弗获昭，遂欲从天人，式繇景命，祗月正于文祖，升祚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承代之纵，托王公之上，若涉渊水，罔知所济。宝祚初启，洪庆惟新，恩俾利泽，宣被亿兆，可大敷天下。改升明三年为建元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进位二等，解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有犯乡论请议，脏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教系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旁，一依旧典。”

封宋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县故治，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故事，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降宋晋熙王鸾为阴安公，江夏王跻为沙阳公，随王辩为舞阴公，新兴王嵩为定襄

公，建安王禧为菰浦公，郡公主为县君，县公主为乡君。诏曰：“继世象贤，列代盛典，畴庸嗣美，前载令图。宋氏通侯，乃宜随运省替。但钦德怀义，尚表坟阡，况功济区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县公华容县公可为侯，萍乡县侯可为伯，减户有差，以继刘穆之、王弘、何无忌后。”

以司空褚渊为司徒，吴郡太守柳世隆为南豫州刺史。诏曰：“宸运肇创，宝命惟新，宜弘庆宥，广敷蠲汰。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悉原放。诸负衅流徙，普听还本。”以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中领军王敬则为南兖州刺史，左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戊戌，以荆州刺史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冠军将军岷为荆州刺史，西中郎将晃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驃骑司马崔文仲为徐州刺史。

断四方上庆礼。己亥，诏曰：“自庐井毁制，农桑易业，监铁妨民，货鬻伤治，历代成俗，流毒岁滋。拨拯遗弊，革末反本，使公不专利，氓无失业。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陂，宫停税入，优量省置。”庚子，诏“宋帝后蕃王诸陵，宜有守卫”。有司奏帝陵各置长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嬪三人。

五月丙午，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号驃骑大将军。诏曰：“宸运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殊，虽宜省替，其有预屯夷，宣力并业者，一仍本封，无所减降。”有司奏留襄阳郡公张敬儿等六十二人，除广兴郡公沈昙亮等百二十二入，改《元嘉历》为《建元历》，木德盛卯终末，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腊。丁未，诏曰：“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通逃，开罪山湖。是为黜刑不辱，亡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王子，诏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渊等三十一人，进爵增户各有差。乙卯，河南王吐谷浑拾寅率表贡献。丙辰，诏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骑常侍十二人巡行。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己未，汝阴王薨，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元、晋恭帝故事。辛酉，阴安公刘瑨等伏诛。追封谥上兄道度为衡阳元王，道生为始安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为孝皇后，妃为昭皇后。

六月辛未，诏“相国驃骑中军三府职，可依资劳度二官，若职限已盈，所余可赐满”。壬申，以游击将军周山图为宜州刺史。乙亥，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椁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字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五里为限。其余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属所以台钱供市。庚辰，七庙主备法驾于太庙，诏“诸将及客，戮力艰难，尽勤奋直卫，其从还官者，普赐位一阶”。辛巳，罢荆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曷。断诸州郡礼庆。凡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岷为豫章王，岷为临川王，晃为长沙王，毕为武陵王，皓为安成王，翊为鄱阳王，毓为桂阳王，鉴为广陵王，皇孙长懋为南郡王。乙酉，葬宋顺帝子遂于陵。

秋七月丁未，诏曰：“交址比景，独隔书朔，斯乃前运方季，负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由。曲教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文武洋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以试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献为交州刺史。丙辰，以虜伪茄芦镇主阴平公杨广香为沙州刺史。丁巳，诏“南兰陵桑梓本乡，长蠲租布；武进王业所基，复十年”。

九月辛丑，诏“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乙巳，以新除尚书令、驃骑将军豫章

王粲为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将军临川王映为扬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渊领尚书令。戊申，车驾幸宣武堂宴会，诏诸王公以下赋诗。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刘劭为汝阴王，奉宋帝后。己卯，车驾殷祠太庙。辛巳，诏曰：“朕要继世务，三十余岁，险阴艰难，备尝之矣。末路屯夷，戎车岁驾，诚藉时来之运，实资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正即给。才堪余任者，访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或戍扞边役，未由旋反，听于同军各立五保，所隶有司，时为言列。”汝阴太妃王氏薨，追赠为宋恭皇后。

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卫率萧景先为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驃骑长史江谧等十人爵户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书令褚渊为司徒，中军将军张敬儿为车骑将军，中领军李安民为领军将军，中护军陈显达为护军将军。辛丑，车驾亲祠南郊。癸卯，诏索虏寇淮、泗，遣众军北伐，内外纂严。

二月丁卯，虏寇寿阳，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戊子，以宁蛮校尉萧赤斧为雍州刺史，南蛮长史崔惠景为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诏西境献捷，解严。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尤贫遭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恤。甲午，诏“江西北民避难流徙者，制遣还本，蠲今年租税。单贫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听番籍，郡县押领”。

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戊戌，以护军将军陈显达为南兖州刺史，吴郡太守张岱为中护军。己亥，车驾幸乐游“苑”宴会，王公以下赋诗。辛丑，以征虏将军崔祖“思”为青、冀二州刺史。

夏四月丙寅，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琨号驃骑大将军。

五月，立六门都墙。

六月癸未，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有”。

秋七月甲寅，以辅国将军卢绍之为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

闰月辛巳，遣领军将军李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虏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等破走之。

冬十一月戊子，以氐杨后起为秦州刺史。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乙巳，车驾幸中堂听讼。壬子，以驃骑大将军豫章王粲为司空，扬州刺史、前将军临川王映为荆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诏王公卿士荐说言。丙子，以平北将军陈显达为益州刺史，贞阳公柳世隆为南兖州刺史，皇子铎为江夏王。领军将军李安民等破虏于淮阳。

夏四月，以宁朔将军沈景德为广州刺史。

六月壬子，大赦。通租宿债，除减有差。

秋七月，以冠军将军垣崇祖为徐州刺史。

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洋宫，永言多慨。今关雎无虞，时和岁稔，远迹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教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以江州刺史王延之为右光禄大夫。癸亥，诏曰：“比岁申威西北，义勇争先，强气寇场，命尽王事。战亡黜复，虽有恒典，主者遵用，每份简薄。建元以来战亡，赏赐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以后将军长沙王晃为护军将军，中军将军南郡王长懋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安成王皓为江州刺史。

二月乙未，以冠军将军桓康为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戌，诏原京师因系有差，元元以前逋责皆原除。

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风道沾被，升平可期。遭疾弥留，至于大渐。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缉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死生有命，夫复何言！”壬戌，上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

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丙午，空武进泰安陵。

上少沈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从谏寡谋，以威重得众。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秦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著紫皮履，华盖除金花爪，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

上姓名骨体及期运历数，并远应图讖数十百条，历代所未有，臣不撰录，上抑而不宣，盛矣。

史臣曰：“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汉高神武骏圣，观秦氏东游，盖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阙少公之论讖，亦特一时之笑谈；魏武初起义兵，所期‘征西’之墓，晋宣不内迫曹爽，岂有定霸浮桥；宋氏屈起匹夫，兵由义立；咸皆一世雄推，卒开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绝长嫡，三称中兴，内难边虞，兵革世动。太祖革命之初，武功潜用，秦始开运，大拯时艰，龙德在田，见猜云雨之迹。及苍梧暴虐，衅结朝野，百姓惶惶，命悬朝夕。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难以假人，群才戮力，实怀尺寸之望。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归功与能，事极乎此。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

赞曰：子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川。宋德不绍，神器虚传。宁乱以武，黜暴崇贤。鹰发西疆，功兴北翰。偏师独克，孤旅霆奔。援旆东夏，取司静乱。指斧徐方，时惟伐叛。抗威京辇，坐清江汉。文艺在躬，芳尘渊塞。用下以才，镇民以德。端已雄辟，君临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国。

南齐书卷三

本纪第三

武帝

世祖武皇帝讳暕，字宣远，太祖长子也。小讳龙儿。生于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字上焉。

初为寻阳国侍郎，辟州西曹书佐，出为赣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不从命，南康相沈肃之繫上于郡狱。族人萧欣祖、门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肃之率将吏数百人追击，上与左右拒战，生获肃之，斩首百余级，遂率部曲百余人举义兵。始兴相殷孚将万兵赴子勋于寻阳，或劝上击之，上以众寡不敌，避屯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人。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上即据郡城，遣军主张应期、邓惠真三千人袭豫章。子勋遣军主谈秀之等七千人，与应期相拒于西昌，筑营垒，交战不能决。闻上将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为尚书库部郎，征北中兵参军，西阳县子，带南东莞太守，越骑校尉，正员郎，刘隗抚军长史，襄阳太守。别封赣县子，邑三百户，固辞不受。转宁朔将军、广兴相。

桂阳王休范反，上遣军袭寻阳，至北峽，事平，除晋熙王安西諮议，不拜，复还郡。转司徒右长史、黄门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密为之备。元徽四年，以上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从帝立，徵晋熙王褒为抚军、扬州刺史，以上为左卫将军，辅赞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迁处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敌，即据盆口城为战守之备。太祖闻之，喜曰：“此真我子也！”上表求西讨，不许，乃遣偏军援郢。平西将军黄回等皆受上节度。加上冠军将军、持节。升明二年，事平，转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军事、征虏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封闻喜县侯，邑二千户。其年，征侍中，领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府置佐史。领石头戍军事。寻又加持节、督京畿诸军事。三年，转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持节、都督、领军如故。给班剑二十人。

齐国建，为齐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给油络车，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以石头为世子宫，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东宫。进爵王太子。太祖即位，为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镇州郡令长军屯营部，各行丧三日，不得擅离任，都邑城守防备幢队，一不得还。乙丑，称先帝遗诏，以司徒褚渊尚书事，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车骑将军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诏曰：“丧礼虽有定制，先旨每存简约，内官可三日一还临，外官间一日还临。后有大大丧皆如之。”丁卯，以右卫将军吕安国为司州刺史。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为太尉。癸酉，诏曰：“城直之制，历代宜同，顷岁遭弛，遂以万计。虽在宪官，而原心可亮。积年遽城，可悉原荡。自兹以后，申明旧科，有违制裁。”庚辰，诏曰：“比岁未稔，贫穷不少，京师二岸，多有其弊。遣中书舍人优量賑恤。”

夏四月丙午，以辅国将军张倪为兖州刺史。辛卯，追尊穆妃为皇后。

五月乙丑，以丹阳尹闻嘉公子良为南徐州刺史。甲戌，以新除左卫将军垣崇祖为豫州刺史。癸未，诏曰：“顷雨水雨频降，潮流荐满，二岸居民，多所淹渍。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賑恤。”

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长懋。诏申壬戌赦恩百日。乙酉，以鄱阳王憺为雍州刺史，临汝公子卿为郢州刺史。甲午，以宁朔将军臧灵智为越州刺史。丙申，立丘太子妃王氏。进封闻嘉公子良为竟陵王，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子敬为安陆王，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枝江公子隆为随郡王，皇子子真为建安王，皇孙昭业为南郡王。戊戌，诏曰：“水潦为患，星纬乖序。京都四系，可克日讯决；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建康、秣陵二县贫民加賑赐，必令周悉。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癸卯，以司徒褚渊为司空、驍骑将军。

秋七月庚申，以卫尉萧顺之为豫州刺史。壬戌，以冠军将军垣崇祖为青、冀二州刺史。

八月癸卯，司徒褚渊薨。

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己巳，以前将军姜伯起为秦州刺史。辛未，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王奐为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己丑，诏曰：“绿淮戍将，久处边劳，三元行始，宜沾恩庆。可遣中书舍人宣旨临会。后每岁皆如之。”庚子，以太子左卫率戴僧静为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诏内外群僚各举朕违，肆心规谏。又诏王公卿士，各举所知，随方登叙。诏曰：“经邦之寄，实资莅民，守宰禄俸，盖有恒准。往以边虞告警，故沿时损益，今区寓宁晏，庶绩咸熙，念勤简能，宜加优奖。郡县丞尉，可还旧秩。”太尉豫章王嶷领太子太傅，护军将军长沙王晃为南徐州刺史，镇北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南兖州刺史。庚申，以侍中萧景先为中领军。壬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憺为宣都王，皇子子明为武昌王，子平为南海王。甲子，为筑青溪旧宫，诏梁仗瞻履。

二月辛巳，以征虏将军杨晃为沙州刺史。辛丑，以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东莞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

三月癸丑，诏曰：“宋德将季，风轨陵迟，列宰庶邦，弥失其序，迁谢遄速，公私凋弊。泰运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范，永隆治根，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职务无庸，随时代黜。”丙辰，诏曰：“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瞻言负荷，若附渊壑。而远图尚蔽，政弄未理，星纬失序，阴阳愆度。思播先泽，兼酬天膏，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讫为始。京师四系，悉皆原宥。三署军徒，优量降遣。都邑苏寡尤贫，详加賑恤。”戊寅，诏“四方见囚，罪无轻重，及劫贼余口长赦系，悉原赦。逋负督贍，建元四年三月前，皆特除”。

夏四月壬午，诏曰：“魏矜袁绍，恩洽丘墓，晋亮两王，荣覃余裔，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与先朝同将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特优降。粲、秉前年改葬莹兆，未修材梓，可为经理，令粗足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者，可符荆州送反旧墓，在所为营葬事。”

五月丁酉，车骑将军张敬儿伏诛。

六月丙寅，诏“凡坐事应覆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已前，皆原有”。